

MINGZHUBAO KU
hijiewenxue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战争与和平

ZHAN ZHENG YU HE PING



阅

读本书，对我们

认识这些历史人物，拓展
知识，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
都是有所裨益和启发



陕西旅游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战争与和平

原著：[俄] 列夫·托尔斯泰

改写：江云

13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严元龙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战争与和平

原 著:[俄] 列夫·托尔斯泰

改 写:江 云

出版发行: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市长安北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武汉兴旺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04 年 1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120

字 数:2400 千字

书 号:ISBN7-5418-1179-3/I · 322

定 价:160.00 元(共十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 言

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以他们伟大的理想、创造和发明来丰富我们的人类生活，推动世界历史前进，不能说与他们在童年所听到的以及在他们最易接受外界印象的少年时代所读的那些经典名著无关。

诚然，在灿若星空的世界文化宝库中，每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都能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它就像一把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把蒙昧中的孩子解脱出来，让他们在知识的圣殿里尽情地摄取营养来滋补自己的心田。青少年是祖国的希望，是人类的未来。我们时刻关注着他们的成长，这套《世界文学名著宝库》丛书，是我们从其中精选出来的经典，并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经过精心地改写而成，以飨正在渴求知识的青少年朋友。

本套丛书的内容都是根据青少年幻想、求知、探索欲望强的特点选编的，是小读者们正需要去读，也喜欢去读的。这些名著中，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节，一个个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正吸引着我们去读或者反复品味。《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雾都孤儿》、《苦儿流浪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福尔摩斯探案选集》、《基度山恩仇记》、《尼尔斯骑鹅历险记》，其中新鲜、惊险、刺激的情节会让你们大开眼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战争与和平》在培养青少年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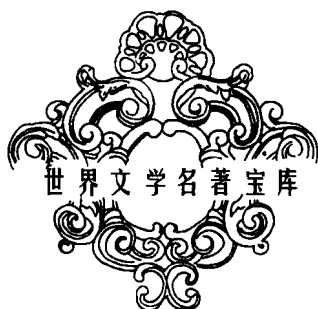


人生观、价值观方面将是无可替代的读物。

我们在编辑这套丛书时，做到了内容丰富、知识面广、趣味性强，让你在轻松愉快中学到知识。

青少年朋友们，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成为增长你的知识、开拓你视野的经典读物。我们也深信，它一定会是提高你们综合素质不可或缺的珍藏精品。

编者



1.

1805 年，拿破仑集结军队继续向西挺进。俄国受到了威胁，遂与奥地利签订盟约，共同抵抗法军。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如果您还敢袒护这个基督的敌人。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啊，您好，我看我正在吓唬您了，请坐。”

7 月，在俄国京城彼得堡，遐迩闻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欢迎首位莅临晚会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时说过这番话。

“我的天，大打出手，好不激烈！”一位进来的公爵答道，对这种接见丝毫不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统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优雅的法语，他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走来，把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凑近她，吻吻她的手，就心平气和地坐到沙发上。

瓦西里公爵向来是慢吞吞地说话，像演员口中道出旧台词那



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虽说是年满四十，却反而充满活力和激情。

“咳！请您不要对我谈论奥地利了！现在也不需要战争。它把我们出卖了。唯独俄罗斯才应当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人知道自己的崇高天职，他必将信守不渝。这就是我唯一的信条。我们慈善的国君当前需要发挥世界上至为伟大的职能。他十分善良，道德高尚，上帝决不会把他抛弃，他必将履行自己的天职，镇压革命的邪恶势力；相信我们的贤明君主的高贵命运。他一定能够拯救欧洲！……”她忽然停了下来，对她自己的激昂情绪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认为，”公爵面露微笑地说道，“假如不委派我们这个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委派您，您就会迫使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您真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给我斟点茶，好吗？”

“我马上把茶端来。顺带提一句，”她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今天在这儿有两位饶有风趣的人士，一位是莫特玛尔子爵，法国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侨民之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莫里约神父，您认识这位聪明透顶的人士么？国王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啊！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道，“请您告诉我，”他补充说，仿佛他方才想起某件事，显出不经心的神态，而他所要问的事情，正是他来拜谒的主要目的。听说太后打算任命冯克男爵当维也纳使馆的一等秘书，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阖上了眼睛，暗示无论是她，或是任何人都不能断定，皇太后乐意或者喜欢做什么事。

公爵不开腔了，现出了冷漠的神态。安娜·帕夫洛夫娜本身具备有廷臣和女人的那种灵活和麻利的本能，待人接物有分寸，她心想抨击公爵，因为他胆敢肆意评论那个推荐给太后的人，而



同时又安慰公爵。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沉默须臾之后继续说道，她将身子凑近公爵，对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表示，政界和交际界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我常有这样的想法，生活上的幸福有时安排得不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除开您的小儿子阿纳托里，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断然地插上一句话，“可是您真的不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么两个孩子。”

公爵不回答，但她沉默地、有所暗示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一阵眉头。

“我该怎么办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为教育他们，我已竭尽为父的应尽的能事，可是到头来两个都成了笨蛋。伊波利特充其量是个温顺的笨蛋，阿纳托里却是个惴惴不安的笨蛋。这就是二人之间唯一的差异。”他说道，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兴奋，同时嘴角边起了皱褶，特别强烈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暴和可憎。

“为什么像您这种人要生儿女呢？如果您不当父亲，我就无话可责备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不，您是不是知道，这个阿纳托里每年都要花费我 4 万卢布。”他说道，看来无法遏制他那忧悒的心绪。他沉默了片刻。“若是这样拖下去，5 年后那会怎样呢？您说的那个公爵小姐很富有吗？”

“他父亲很富有，可也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已故的皇帝在位时就退休了，他的绰号是‘普鲁士国王’。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脾气古怪，难于同他相处。她有个大哥，在当库图佐夫的副官，就在不久前娶上了丽莎·梅南，今天他要上我这儿来。”



“亲爱的安娜！”公爵忽然抓住交谈者的手，“求您帮我把这事办一下，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又很富有。这一切都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动作灵活、亲昵而优美。他抓起宫廷女官的手吻了吻，握着她的手摇晃了几下，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抬起眼睛向一旁望去。

安娜·帕夫洛夫娜思忖着说道：“我今天跟丽莎谈谈，也许这事情会办妥的。”

客厅渐渐挤满了来宾。彼得堡的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前来赴会了，她顺路来接父亲，以便一同去出席公使的庆祝大会。知名的、年轻的、身材矮小的叫做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来赴会了。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随同他所举荐的莫特马尔也来赴会了；此外，前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和许多旁的人。

博尔孔斯卡娅公爵夫人随身带着一个金线织的丝绒袋子，内中装有针线活儿。她那长有略带黑色绒毛的令人悦目的上唇，翘起来，露出了上牙，正因为这样，上唇启开时，就显得愈加好看，有时候上唇向前伸出或者搭在下唇上，就愈更好看了。她的缺点——翘嘴唇、微微张开的口——似乎已构成她的特殊的美。无论谁看见这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即令是怀胎，依然一身轻快的、长相十分好看的未来的母亲，都感到无比喜悦。老年人和阴郁而烦闷的年轻人，谁若和她在一块待上片刻，聊聊天，就好像变得和她一个模样了。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每说一句话都会露出来的爽朗的微笑，看见她那雪白的、闪闪发亮的牙齿，就会感到今天受宠若惊，飘飘然。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这种想法。

公爵夫人迈着急速的碎步，蹒跚地绕过桌子，愉快地弄平连衣裙，便在银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坐下来。

紧随那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有一个块头大的、略嫌肥胖的



年轻人走进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一付眼镜，穿着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那衣领显得又高又硬，还披上一件棕色的燕尾服。这个略嫌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一位大名鼎鼎的达官、而目前正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过，刚从外国深造回来，头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鞠个躬，表示欢迎，平素她也同样地对待自己沙龙中的下级人员。虽然这是迎接下级的礼节，但一看见皮埃尔走进门来，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就表现出惊惶不安的神情，有如看见一只不宜于此地栖身的巨大怪物似的。皮埃尔的身材确实比沙龙里其他男人魁梧些，但这种惊惶的表情有别于沙龙中其他人的目光而引起的。

晚会进入了高潮，客人们分成了三个小组。在男人占有数的一个小组中，神父是中心人物。在另外一个小组——年轻人的小组中，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和那矮小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是中心人物，公爵夫人姿色迷人，面颊绯红，但年纪尚轻，身段显得太肥胖了。在第三个小组中，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中心人物。

子爵心地和善、待人谦让，是个相貌漂亮的年轻人。显然，他受过良好教育，是以恭顺地让他所在的社团利用他，摆布他。很明显，安娜·帕夫洛夫娜借助他来款待来客。假如你在污秽的厨房里看见一块牛肉，根本不想吃它，可是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端上餐桌，作为一道异常可口的美味；今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做法也是这样，她先向客人献上子爵，然后献上神父，把他们作为异常精致的菜肴。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刻谈论到杀害昂吉安公爵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因，是舍己为人，而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原因的。

安娜·帕夫洛夫娜马上要求子爵把详情讲给大家听，“子爵认识昂吉安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就这样微笑着把子爵介



绍给大家。

安娜又叫海伦小姐到这边来。海伦小姐穿着漂亮的白舞服，她那雪白的肩膀，油亮的头发和贵重的钻石无不光彩夺目。她穿过给她让路的男人，慷慨地让每个人欣赏她那丰满的肩膀，时髦的袒胸和光背，她使整个舞厅都增添了光彩。

在海伦之后，安德烈公爵夫人也悄悄地从那边移了过来。

莫特玛子爵惟妙惟肖地讲着当时流行的趣闻，说昂吉安公爵到巴黎去见乔紫小姐，在那里与同样受这位著名女演员青睐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气得昏厥症顿时发作，但公爵并没有乘人之危伤他性命，想不到后来拿破仑却以怨报德，结果了昂吉安公爵的性命。

故事讲得娓娓动听，特别是讲到一对情敌突然认出对方时，在座的太太小姐都变得异常激动。

安娜·帕夫洛夫娜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人，他和神父正高谈阔论，神父对这个单纯热情的青年显然很感兴趣。神父说：“如果有俄罗斯那样以野蛮著称的大国，大无畏地领导以维持欧洲均势为目的的联盟，世界就有救了。”“那么该怎样取得这种均势呢？”皮埃尔刚一开口，安娜·帕夫洛夫娜就过来了，她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把他安排到人多的一组去了。

此时又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娇小的公爵夫人的丈夫安德烈·博尔孔斯基公爵。他中等身材，相貌清秀而冷峻，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客厅里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但他不喜欢他们，他觉得他们很乏味，在这些使他乏味的人中间，他那个漂亮的妻子尤其令他厌恶不及。

“公爵，您也要随军队出征吗？”安娜·帕夫洛夫娜问。“是的，库图佐夫将军要我做他的副官。”安德烈公爵稍微带点法国腔。“那您的夫人怎么办？”“她可以到乡下去。”安德烈公爵转



过身去。自从他一进来，皮埃尔快乐而友好的目光就一直盯着他。这时皮埃尔走到安德烈跟前，握住他的手。安德烈公爵一看见皮埃尔的笑脸，马上显出和蔼可亲的微笑。

瓦西里公爵站了起来，“我真不忍心离开这个迷人的晚会，可是没办法，我得去参加英国公使馆的招待会去了。”他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海伦小姐轻轻提起裙子，从几把椅子当中穿过，她那美丽的脸蛋笑得妩媚动人。她经过皮埃尔身边时，皮埃尔简直是用惊喜而激动的目光盯着这位美人。“她长得太美了！”安德烈公爵说。“倾城倾国。”皮埃尔说。

一位已过中年的妇女站起来，在接待室里赶上瓦西里公爵。原先她脸上假装出来的兴致已经消失了。她那仁慈的、痛哭流涕的面孔只露出惶恐不安的神色。

“公爵，关于我的鲍里斯的事，您能对我说些什么话呢？”她在接待室追赶他时说道。“我不能在彼得堡再待下去了。请您告诉我，我能给我那可怜的男孩捎去什么信息呢？”

尽管瓦西里公爵很不高兴地、近乎失礼地听这个已过中年的妇人说话，甚至表现出急躁的情绪，但是她仍向公爵流露出亲热的、令人感动的微笑，一把抓住他的手，不让他走掉。

“您只要向国王替我陈词，他就可以直接调往近卫军去了，这在您易如反掌。”她央求道。

“公爵夫人，请您相信。凡是我能办到的事，我一定为您办到，”瓦西里公爵答道，“但是向国王求情，我确实有点为难。我劝您不如借助于戈利岑公爵去晋见鲁缅采夫，这样办事更为明智。”

已过中年的妇人名叫德鲁别茨卡娅公爵夫人，她出身于俄国的名门望族之一，但是她现已清寒，早就步出了交际场所，失掉了往日的社交联系。她现在走来是为她的独子在近卫军中求职而斡旋。她自报姓氏，出席安娜·帕夫洛夫娜举办的晚会，其目的



仅仅是要拜谒瓦西里公爵，瓦西里公爵的一席话真使她大为震惊，她那昔日的俊俏的容貌现出了愤恨的神态，但是这神态只是持续了片刻而已，她又微露笑意，把瓦西里公爵的手握得更紧了。

“公爵，请听我说吧，”她说道，“我从未向您求情，今后也不会向您求情，我从未向您吐露我父亲对您的深情厚谊。而今我以上帝神圣的名分向您恳求，请您为我儿子办成这件事吧，我必将把您视为行善的恩人。”她赶快补充一句话，她说道，竭力地露出微笑，但是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

在上流社会上势力是一笔资本，要珍惜资本，不让它白白消耗掉。瓦西里公爵对于这一点知之甚稔，他心里想到，如果人人求他，他替人人求情，那么，在不久以后他势必无法替自己求情了，因此，他极少运用自己的势力。但是在名叫德鲁别茨卡娅的公爵夫人这桩事情上，经过她再次央求之后，他心里产生一种有如遭受良心谴责的感觉。她使公爵回想起真实的往事：公爵开始供职时，他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她的父亲。

“亲爱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他说道，嗓音中带有他平素表露的亲昵而又苦闷的意味，“您希望办到的事，我几乎无法办到。但是，我要办妥这件不可能办妥的事，以便向您证明我对您的爱护和对您的去世的父亲的悼念，您的儿子以后会调到近卫军中，我向您作出了保证，您觉得满意吗？”

“我亲爱的，您是个行善的恩人！您这样做，正是我所盼望的。我知道您多么慈善。”

瓦西里公爵脸上流露出微笑。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里，讨论还在继续。“如果拿破仑在法国再当一年皇帝，”莫特玛子爵说，他的神气告诉大家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件事，“局面将会不可收拾，法国将会被不良因素断送掉，到那时……”他耸耸肩膀，双手摊开。

安娜·帕夫洛夫娜这时的心情有点忧郁，“亚历山大皇帝说



过，他让法国人挑选自己的政体。我相信，这个国家一旦打倒篡位的奸贼，就会一致拥戴合法的皇帝。”

“这不一定，”安德烈公爵说，“既然大势已去，走回头路也不容易。”

“根据我知道的情况，”皮埃尔红着脸插嘴道，“所有贵族都倒向拿破仑了。”

子爵说：“自从昂吉安公爵遇害以后，就连最崇拜拿破仑的人也不把他当英雄了。昂吉安公爵的遇害，使天上多了一位殉道者，地上少了一位英雄。”

皮埃尔突然插嘴：“处死昂吉安公爵可能是出于国家的需要，拿破仑不怕独自对这事承担责任，这正是他伟大的地方。”

“哦，我的天！”安娜·帕夫洛夫娜惊恐地说。

“先生，您把杀人当作伟大吗？”娇小的公爵夫人说。

皮埃尔从眼镜上方洋洋自得地看着听众，“我这么说的原因，是因为波旁王朝逃避革命，使人民处于无政府状态，只有拿破仑一个人懂得革命。为了国家的利益，一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拿破仑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站得比革命者高，他制止了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保持了一切好的东西，像民权平等啦，言论出版自由啦，等等，所以他能获得权力。”

“要是他获得权力后，不是利用它去杀人，而是把它交给合法的皇帝，那我也会叫他伟人了。”莫特玛子爵说。

“这不可能，革命是伟大的事业，人民把权力交给他，就是希望他推翻波旁王朝。”皮埃尔不顾一切地说出挑战性的话。

“请问，谁不爱自由、平等，”子爵轻蔑地说，“革命以后，人们是不是过得更幸福了呢？正好相反！”

“难道能够不加审判就杀死一个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他在非洲还杀害过俘虏呢！”娇小的公爵夫人说。

“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暴发户。”伊波利特公爵说。



皮埃尔对他们的话有点不知所措。

“他怎么能同时回答这么多人的话呢？”安德烈公爵说，“再说，应该分清政治家的做法，哪些属于私人行为，哪些属于统帅或者皇帝的行为。”

“是啊！是啊！”皮埃尔看到有人帮他解围，很高兴。

安德烈公爵的话缓解了皮埃尔由于说话耿直而造成的紧张气氛。这时他站起身来准备走，向妻子做了个暗示。

其他的客人也逐一道谢安娜·帕夫洛夫娜安排了这次迷人的晚会，之后便纷纷散去。

安德烈公爵走到前厅，披上斗篷，淡漠地听着妻子和伊波利特公爵的闲聊。

伊波利特一直陪着怀孕的公爵夫人走到门口。他接过仆人手里的斗篷，亲自把它披到公爵夫人的身上。不知是由于笨拙还是故意，披肩披好后，他好长时间没有松开手，好像在搂着这位年轻漂亮的女人。安德烈公爵夫人姿态优美地躲开他，转身瞧了丈夫一眼。

安德烈公爵显出疲倦的样子，“您好了吗？”他眼睛没看妻子，问道。安德烈公爵夫人撩起裙子，坐到车厢里。

“再见，公爵夫人。”伊波利特公爵大声叫道，他的舌头如同两脚一样不听使唤。

皮埃尔从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出来，也坐车到了安德烈公爵家。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走进书房，习惯地躺在沙发上。

“刚才你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里说的那些话，简直要把她气病了。”安德烈公爵搓着白皙的手说。

皮埃尔转过身，脸上是兴奋的表情，“永久和平肯定是办不到的，但我不知道该怎样说……”

安德烈公爵对这种空谈显然没有兴趣，“你自己的事想好了没有，是去当近卫骑兵还是当外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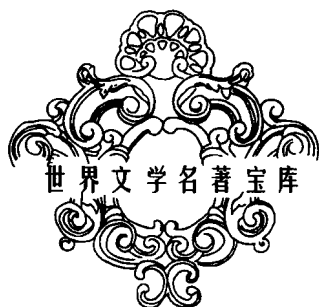


皮埃尔盘起双腿坐在沙发上，说：“这两样我都不喜欢。”

“但你总得拿个主意呀，你父亲盼着你呢！”

当年，刚满 10 岁的皮埃尔就被做他家庭教师的神父带到国外，在那里一住就是 10 年。他回到莫斯科后，父亲辞掉了那个神父，让皮埃尔到莫斯科去找个工作，长些见识。安德烈公爵同他谈的正是择业问题。

“你有没有去过近卫骑兵团？”“没有，没去过，我有个想法，这次战争如果是为自由而战，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军；可是帮助英国和奥国去反对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我……”“要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信仰而打仗，那就不会有战争了。”安德烈公爵说。“那么你打仗是为了什么？”“我也说不清，但我一定要去。我去……”他停了一下，“我去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我不喜欢这种生活！”



2

女人穿的连衣裙在隔壁房里发出沙沙的响声。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穿着另一件家常穿的，但同样美观、未曾穿过的连衣裙。安德烈公爵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把一张安乐椅移到她近旁。

“我为什么常常思考，”她像平常那样说了一句德国话，就连忙坐在安乐椅上，“我不明了，根本不明瞭，为什么男人不作战就不能活下去呢？为什么我们女人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需要呢？呵，您就做个裁判吧。他在这里是他叔父的副官，一个顶好的职位。大家都很熟悉他，都很赏识他。近日来我在阿普拉克辛家里曾听到，有个太太问过一句话：他就是闻名的安德烈公爵吗？说真话！”她笑了起来，“他到处都受到欢迎。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当上侍从武官。您知道，国王很慈善地和他谈过话。我和安内特说过，撮合这门亲事不会有困难。您认为怎样？”

皮埃尔望了望安德烈公爵，发现他的朋友不喜欢这次谈话，便一言不答。

“您什么时候走呢？”他发问。